

當代波赫士——西塞·埃拉傑作選：  
**瓦拉摩**

阿根廷·西塞·埃拉 (César Aira) · 文 葉淑吟 · 譯

當代阿根廷文壇、被譽為波赫士嫡系傳人的作家西塞·埃拉，其人其作終於要首度繁體中譯介紹給國內書迷。如今已六十八歲的西薩·埃拉出版超過八十本書，以極其特殊的方式寫作：絕不修改，而且只寫不超過五萬字（西文）的中篇小說，即興而且前衛，令人眼睛一亮的故事贏得所有作家、讀者與媒體的掌聲，也是阿根廷長期以來呼聲極高的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之一。

木馬文化即將出版《鬼魂們——當代波赫士：西塞·埃拉傑作選》收錄三篇他的精彩作品：〈鬼魂們〉、〈風景畫家的片段人生〉以及〈瓦拉摩〉。

本文選刊荒謬有趣的主要叫「瓦拉摩」的故事：他是個普通的巴拿馬公務員，某天領了薪水要回家，卻發現全都是假鈔。他的嗜好是製作各種動物標本。後來遇到一位盜版書的出版商，請他寫一本跟動物標本有關的書；於是把他腦中聽見的那些奇怪符號和密碼抄寫下來，居然就這麼發明了一種全新的文學語言，並成為中美洲最了不起的當代詩。——與筆下的主角一樣，西塞·埃拉也是難以定義的寫作者；台大張淑英教授特為撰文引介這位一如拉美文學發展重要里程碑的傳奇作家。



木馬文化提供



*Varamo*

巴拿馬科隆城，一九二三年某一天，有個三等祕書下班後，到出納那兒領薪水，接著離開政府部門辦公室，這天是一個月的最後一天。從這一刻起到隔天破曉，大約十或十二個小時過後，他決定下筆寫一首長詩，作品在畫下句點那刻完成，沒再增補或修改。要說明的是，在這段時間之前，他活了大半個世紀，從未寫過一首詩，也沒動過任何創作念頭；在這首詩之後，他也不曾再提筆。這是一個在他人生和時間洪流裡的泡泡，沒有前因也沒有後果。他的行動出於一波波湧上心頭，沒有殘留任何碎片的靈感。儘管如此，如果主角不叫瓦拉摩，他的詩也不是中美洲現代詩著名的大師級作品《母與子之歌》(*El Canto del Niño Virgen*)，那麼這應該只是一段發生在個人身上的奇遇。

從下筆到收筆，這個語言上最具實驗性的大膽創舉，這首謎樣的長詩（幾天後即出書上市，又顛覆過去紀錄，變成傳奇）不斷地被認作是不可思議的奇蹟，在文評家和文學史學者看來，無人能超越其內容高難度的情境化。

但是世上萬物都有它的解釋。如果我們要找到解釋，得記住一段奇遇若有結局（長詩的創作），應該也有個起頭，正如前因與後果，都是對稱的等等。我們提過，這裡的起頭，是瓦拉摩下班後，到出納那兒領薪水。至於這個平凡無奇的領錢手續，變成一個起頭，一個某個事件還沒發展也沒稱呼的起頭，是因為他領到的是兩張偽鈔（金額是兩百塊披索；他收到兩張一百塊紙鈔）。

這篇故事旨在敘述一連串順其自然發展的完整事件，一件接著另一件發生，從他接下紙鈔那刻，到完成長詩。這兩個各據一端的點，特性都與平時的思考邏輯不同。他從沒拿過也不曾看過一張偽鈔；他可以清楚想像偽鈔是什麼，可是從沒遇過任何讓他懷疑真偽的東西。同樣地，他從沒寫過詩，沒讀過詩，更遑論注意這類或其他類文學的存在。但是一件事一旦發生，另外一件事也會跟著發生，在第一跟第二件事之間，密密麻麻布滿一連串相當合理的前因和後果。不合理的是起頭跟結局，這種絕對的獨斷，阻斷並隔絕中間的一連串因果，用一種不可撼動的邏輯，牢牢套住裡面的巧合。另一方面，兩端的差異性（兩張偽鈔怎麼會跟一部大師級文學巨作扯上邊？）失控地衍生出中間的過程。於是，不可動搖的意義，威脅著從裡而外無止境地延伸出去。

他抱著一顆忐忑不安的心，離開政府部門辦公室。他在出納人員遞來鈔票，也就是重複了不知道幾千次的機械性動作時，就發現那是偽鈔；但是他反應不過來，只是傻在那裡。該拿這些錢怎麼辦？而且，他立刻想到工作一個月後的所得不過如此。他僵化的官僚腦袋讓他在接下偽鈔前，無法即時反應，此刻偽鈔已塞進口袋，太晚了。他感覺，這些違法的偽鈔有一股隱隱的力量，要他噤聲，小心為妙。因為，幾

乎每個公務員所追求的，就只是安分守己賺薪水，把薪水當作一種禮物。他本能地垂下頭，接受事實，閉上了嘴。總之，他的薪水微薄，根本只是國家的救濟金，施捨給它寵愛的中產階級國民，一群沒什麼貢獻的族群。當然，他此刻的情況可能改變，而且在國家預算的範圍內：要是被抓到使用假鈔，準等著吃牢飯。時間一分一秒流逝，他不知道該怎麼辦，也抬不起腳：只差幾百公尺就到家，卻恍若得再繞行世界一圈。該怎麼辦？該怎麼辦？他想破頭。這是個十分不尋常的狀況。在巴拿馬還不曾出現偽鈔。況且他們國家經濟活動溫和，印鈔的速度停在牛步。但如果這是一個全新的預兆，他是怎麼在瞬間從所有後果料到的？只能解釋，這是面對典型狀況的反應，即便像他這樣只是一根小小螺絲釘的角色，跟上流社會沾不上邊的人，也能清楚地記在腦袋瓜裡。這也點出了他承受的壓力，他可能問自己：「茫茫人海，為什麼偏偏發生在我身上？」

不管如何，即使手足無措，他依舊繼續走在街道上。政府各部辦公建築對面有座廣場，這裡是最熱鬧的市中心。這一刻，夕陽餘暉將棕櫚的樹冠染成一片火紅，樹下，一群人魚貫前進，樹蔭帶來一絲彷彿憐憫般的涼爽。四周公家機關湧出一波波公務員，四面八方而來的人群穿越了廣場，有約會的情侶，閒逛的吵鬧中學生，出門透氣的老年人，趕在回家前結束遊戲的孩童。他也得橫越廣場，不過先要小心過馬路：這個時間，政府部門高層的司機開著座車，總會千方百計想辦法讓車上的長官舒服一點。噪音震耳欲聾，愈是陷在數以百計的講話聲和叫喊聲中，愈是覺得這時在樹上合鳴的鳥兒應該都啞了嗓。突然間，傳來一記長長的尖銳樂聲，瓦拉摩幾乎不用搜尋記憶就能認出那聲音，他抬起頭看向廣場的另外一頭。他看到了中央大道開始黃昏的降旗典禮。政府各部辦公建築的正對面，就是內政部，每天下午五點整，會有一對軍校學生從門廳出來舉行降旗儀式，跟一大早的升旗典禮一模一樣，只是反過來。這兩次典禮，不管是旗子緩緩地升上去還是降下來，都伴隨著長長的號角聲，此刻一個「拉」劃破了喧鬧。這個尖銳的號角聲唯一的音符，給人親密又親近的感覺，與那兩個年輕士兵不同，他們隔著一段距離的縮小身影，引人注意的是一身色彩鮮豔的制服，那整齊劃一的動作是如此「有力」，少了人性的味道，那儀表一絲不苟，每根頭髮都待在該在的位置，與四周圍繞的熱帶氣候的奔放形成強烈對比。

他穿越馬路，全神貫注盯著速度雖慢卻從各處湧來的汽車，有一輛車先是往後退，接著又往前，甚至緊跟在他身邊，像是要攔下他。那是許多年前法國人進口的西班牙瑞士車種，一具氣喘吁吁地拖著長八公尺龐大身軀的黑色機械，此刻喇叭聲響起，像是要跟他展開一場浴血之戰。他感覺緊張的氣氛一觸即發，有那麼一瞬間他心中

警鈴大響，彷彿自己成了一隻奇異的機械怪獸眼中的獵物。不過，抵達廣場的人行道時，他決定繞過汽車，遠離它，若是有必要就跑（他的心頭慢慢浮現一股想拔腿狂奔的衝動），他正好站在副駕駛座旁，而駕駛正衝著他大喊。他感覺血液恍若凍結。對方在跟他說話，而汽車不尋常的動作，應該就是想開到他身邊；他知道對方跟蹤後，更是滿頭霧水。他露出緊張的微笑，跟那位男子打招呼，但是一認出對方，警鈴一連響了好幾聲。政府各部的司機都是組頭，放貸給像他這樣賭彩券的職員。瓦拉摩積欠一堆賭債，因此，當他在最出其不意的時刻，想起其中一筆債，並不覺得訝異。這樣一來就不奇怪了，這些傢伙應該知道今天是領薪水的日子，他的口袋裡有錢。偏偏……不過並不是這樣：最後他終於聽懂男子說什麼，知道情況相反。對方想要給他玩彩券賺到的錢，但不是他贏錢，而是他的媽媽，他的媽媽賭性堅強，每天，只要有機會到廣場附近採買或跟她的手帕交聊天，絕不放過可以「下注」她夢見或算出的幾組數字。這一次，她賭贏了某個東西，地下彩券商找兒子把獎項轉交媽媽；像這樣透過中間人不太尋常，但同樣地，地下賭博遊戲本來就不尋常，會突然急須償付所有賭債、收回所有放貸，把一切歸零，重新開始。瓦拉摩大大鬆了一口氣，他無法拒絕，只好伸出手，接下司機遞給他的東西，而眼前的這個男人也是剝削他的債主。

接著，笨重的汽車不再往前開，或者說是往後退去吧，而他繼續沿著人行道直走。這時，他才敢瞥一眼緊緊地握在手裡的東西，他看到一張褪色的一塊錢披索，鈔票相當破舊，恐怕連揉都沒辦法揉成一團，而且鈔票是用一張從筆記簿撕下來的紙對摺包好的。組頭在紙上註明賭贏的是哪一局，接著是賭輸的其他幾組數字，以及輸贏的最後金額。瓦拉摩已經習慣替媽媽跑腿，處理這類事情，所以塞進口袋前，他不經意地瞄一眼上面記的東西後，隨即忘得一乾二淨。這張紙雖說引人好奇，但是門外人看來，可能一頭霧水。此刻，紙上記的看似數字，但不只如此。那些人相當謹慎，他們使用暗號溝通，每個數字都代表某個字。紙張乍看像是一封再普通也不過的信，只是語意不清，而且寫的是笨拙的正體字；那些司機多半算是半文盲，他們編了一個對照表，再靠死記謄寫，各式各樣的錯字都有。如果他是賭客（他有時的確是），也許會放棄解碼，直接相信地下彩券商的人品，但是他知道他媽媽會花很多時間拆解暗號，確定每一局是否確實依照她一開始的委託和幸運數字下注，否則不會罷休。

他抬起頭，手還插在口袋裡，夕陽餘暉灑落他身上，彷彿置身一場神聖的沐浴儀式。陽光使世界轉動；他的世界就是科隆區；科隆區就是這座廣場。餘暉洗去了恍若孿生兄弟緊隨他的黑色影子勾起的擔憂。為什麼想這麼多？為什麼作繭自縛？解

決辦法明明近在眼前，只要睜開眼就看得到。餘暉一方面恍若淡去，一方面又像變深轉濃：光影的變化把植物、人群、動物、雲朵和土地，渲染成各種色彩的雕像。這個時間，大家全湧上街頭，前往市中心碰面，這般景色，不管是活人還是逝者都會睜大雙眼。樹上的每片葉子映照在人們踩過的地面，形成向晚時分一座座通向歡樂的隱形迷宮。可是瓦拉摩口袋裡有兩張該死的偽鈔，彷彿蝙蝠揮動揚起天鵝絨般黑暗的雙翼；鈔票沉重無比，他得要好好思索的想法更是如此。就在那邊，在他的眼前，生活上演著，他卻無法參與！把兩張鈔票找開，應該是世界上最簡單的事，他卻連著手計畫都辦不到。他感覺自己在杯子裡溺水，他害怕自己陷在蠢蠢欲動的邪惡想法中，永遠錯過顯而易見的答案和真相。他把手抽出口袋，一個徒勞的動作，想抓住漂浮在光線中的浮粒。他邁開一步，心想：為什麼是我遇到這種事？為什麼是我？廣場上熙熙攘攘的幾百個男人、女人和孩童，好似都在內心不停地嘲弄：「還好不是我。」「還好不是我。」

他感覺有點頭昏，有點失控，他知道，全怪這個狀況，於是他停下腳步，瞇起眼睛凝視。他的視線掃過中央大道的右邊和左邊，繞了廣場一圈，他的面前有一群擠在一起的原住民婦女坐在地上，販售的商品陳列在毯子上面。她們無所不賣，從油炸食品到金耳環都有。他注意到他的血壓正如預料下降，這時來些點心能幫助恢復。他走近其中一位婦女，跟她打招呼，看了一下她的擺攤，最後指著一個骰子形狀的紅色點心。她把點心用一張紙包起來，他俯身接了過來，馬上拆開，把紙張塞進口袋，以免弄髒人行道，接著用右手的食指跟大拇指拎著紅色的小點心。他太過恍神，遲了半晌才記起要付錢，這時他的左手一個不自在地扭轉，開始翻找口袋。但是該怎麼付錢？他沒有銅板……直到他想起司機給他的一塊錢披索，於是遞給了小販。對方一臉驚恐，連忙拒絕那張鈔票。「一塊錢太多了！」她沒辦法找零。「沒有比較小一點的嗎？」他搖搖頭，表情悲傷極了。有那麼一瞬間，他想要拿其中一張百元鈔票給她看，但他想這樣太魯莽，而且要伸出相反的那隻手到另一側的口袋找東西不容易。最後，她拿走一塊披索，嘴裡嘟噥著得叫找零的過來，她們相當習慣這種需求。這時，有個殘疾男子走過來，他彷彿有什麼觸動警覺的特殊本能，一種解決這類需求的工具。男子行動不方便，不怎麼適合這份工作，卻能用這個方式掙錢，也讓人見識到社會上沒有小到不足以填飽肚子的工作。他拿著那張一塊披索離開，沿著一排原住民女商販前走過去，他的兩條腿顫抖，但靠著身軀抽動和雙手揮動，維持了搖搖欲墜的平衡。她們不願合作，抗議聲響徹雲霄，但幸好的是每五個會有一個願意幫他，所以在盡可能的範圍內，那張一塊錢披索愈分愈小；他幾乎走到了街角，而女商販在等他回來時，批評了一下幫她們所有人找零的工作，來打發時間，她說這是西西

弗斯的工作，因為不管花再多力氣換錢，一天結束後，一切都會歸零，第二天再重新開始。

殘疾男子拿著零錢回來，遞給瓦拉摩，瓦拉摩先是道歉再感謝，接著不得不留下來聽男子滔滔不絕，這時男子全身是汗，因為一番努力而疲累不堪，講些什麼瓦拉摩幾乎聽不懂。他面對瓦拉摩的道歉，試著說顧客並沒有錯。千錯萬錯是貨幣制度的錯，鑄造的數量明明不夠多，卻誤導大眾敬重根本名不符其實的信託單位。這似乎是個令人非議的情況。國家的印鈔機絕對沒有工作超過負荷，雖然需要加班滿足已經沸騰的貨幣需求吧。問題是機器只忙著印千元紙幣，用來支付比方說他們自己的薪水，疏忽真正「流通」的是小錢。真是難以置信，竟然只願意印這麼少的小錢，然後印那麼多大鈔討在位者歡心。但是這種忽略是可以解釋的，因為上層人士離普羅大眾的真實生活太遠。若不是如此，下令鑄造硬幣會花什麼力氣嗎？可能只要一次或兩次，巴拿馬人民的生活就能好過一點。他們領國家薪水不就是為了這個？政府高官的職位可不是肥缺。要是他們爭辯鑄造硬幣要比印鈔票昂貴，為什麼不印鈔？是誰說小面額一定要使用昂貴的硬幣？而大面額就能使用便宜到不行的鈔票？不能反過來嗎？反過來不是比較合理？

他步向廣場中央；他一顆心七上八下，快呼吸不過來，一個個跟他擦身而過的人輪廓模糊不清；有些應該是認識的人，是他許多年前的女友，如果沒跟她們打招呼，她們可能會誤以為他沒教養沒風度，因此玷污他的名聲，甚至以為他結束了單身生涯。瓦拉摩是個力求體面的男人。他是個中年男子（一般會回顧過往的年紀），在這年紀他總是說：「我年輕時遇過很多問題；要是當時沒解決，或幸運之神沒助一臂之力，今天的我可能早已安息在九泉之下，或者淪為乞丐，或者住進精神病院……更慘的話，我可能靠拉關係找工作糊口，繼續窩在我母親的家，孤家寡人，沒成家立業……」但最後一句話確實是他目前的寫照，這是個真的會引起嚼舌根的話題，是待清的帳本。他抬起頭。這個時間一定看得到水手的身影出現在廣場，而賣春女正在引頸期盼。他們也以自己的方式追尋著他們的愛情。但他們尋找的是當下的短暫，不是一輩子的長久。他抵達市中心，這裡原本要有一個後來沒建的紀念碑，接著他看向左邊，大教堂的輪廓映入眼簾，每一扇門都是敞開的；門口直通聖壇，所以他能一眼望見盡頭被黑暗包圍的聖母像，那兒唯一的照明是雕像下祈願蠟燭淡紅的燭光。聖母的後方是耶穌，那藉由她的身體誕生的上帝，張開雙臂的模樣恍若昏暗中不祥鳥兒，但並不突兀。每個人都前來祈求聖母的慰藉、鼓勵或啟發，祈求任何東西，因為人在世上無法不尋求一個超自然的偶像。但是這樣的偶像只存在於畫中、想像和迷信。瓦拉摩總是問自己，人想活著究竟要怎麼做。此刻，他相信他能回答自己：人能活著，就是不用問自己該怎麼把偽鈔找開。

就在這一刻，有個尖銳的嗓音大喊他的名字，並伴隨各種不堪入耳的侮辱，將他從神遊拉回了現實。那是個瘋子，人人都認識他，習慣他的存在。他是個古怪的角色，讓人覺得猶如芒刺在背，因為他的瘋癲，是對著任何人大吼對方欠他一筆錢，從他的叫囂聲判斷，他是真的幻想大家欠他錢。他要人還他錢，不管金額大小，他說對方借錢，又說這個或那個人或不論是誰，拒絕還錢，這樣陰魂不散，直叫人受不了，他在路上碰到認識的人，就會以道德控訴他，向他怒吼，每天重複了上千次。他活在自己構築的世界裡。跟他吵架沒用。有人打他，也有人取笑他。想擺脫他，唯一的辦法是給他一枚硬幣，然後說「賒帳」；這樣才有效果，不過長時間下來會適得其反，因為他更確信自己的幻想，下一次碰到同樣的受害者，他會從「賒帳」開始騷擾。然而，很多人為了暫時擺脫他都這麼做，瓦拉摩也想用這個方法。他開始翻找硬幣，但是用左手很困難，他得扭動整個身體，把手伸到夾克或褲子的右邊口袋，他天生慣用右手，東西全放在那裡。最後，他拿出一枚硬幣，用手指夾住丟給他，心想：我追尋的是愛情，卻遇到一個咄咄逼人的瘋子。瘋子丟下他離開，嘴裡嘟噥著斷續續的句子，語氣充滿不悅：「居然用左手拿給我，狗娘養的兒子……」在科隆城，這樣一座天主教滲透到骨子裡的城市，仍舊有著這種根深蒂固的儀式習俗。瓦拉摩心想，他難道沒看見我不得不用左手嗎？

剩他一人後，他繼續邁開腳步，並問自己為什麼不用右手呢？事實上應該說用他整個右上半身。他努力集中注意力，或者其實說他精神開始渙散……這時他發現自己分心了。因為他的右手拇指跟食指拎著紅色小甜點。他把手舉到臉前。熱氣融掉甜點的一部分，頂端不見了，甜滋滋的汁液流下，沾染他的手，然後順著襯衫和夾克的袖子下端往前臂流下去，滴著黏答答的絲線。他急忙用視線搜尋哪邊可以扔掉甜點，但是他以前曾注意好幾次，廣場上並沒有設置垃圾桶；這又是官員的另一個失誤，逼人不得不把無用廢紙塞進口袋。這一次他想都別想塞進口袋，他可不要搞得一塌糊塗，所以他走近一塊草皮，想把甜點扔在青草間，這樣一來就不會有人踩到。但是還有一個更好的辦法，因為他站在很高的灌木叢邊，所以他把甜點穿刺在其中一根枝桿的尖端，看起來就像一朵飽滿但醜陋的花，不論如何，並沒有跟繽紛的熱帶景色落差太大。他的手因為剛剛不自覺的施力，麻痺了。他甩甩手，希望刺激血液循環。他望著手，為了怕黏在一起，他的手指撐得很開：手掌泛著一層油亮的紅色，彷彿戴著透明塑膠手套。不知道為什麼，他心情轉壞，決定直接回家。他走向廣場的轉角，往其中一條呈放射線狀延伸出去的大道上而去，這時空氣完全變調（或者這是他的幻想呢？）；在弄清楚發生什麼之前，他感覺壓在身上讓人呼吸困難的重量，一種時間的重量，不見了。是什麼？一切完全改變了，又似乎什麼都

沒改變。他搜索內心，愈挖愈深……他回想幾分鐘前，回想發生的事，回想記憶，回想感覺，他頭昏腦脹，但幸好一下子就結束了，因為他發現原因：號角聲停止，開始降旗。他回過頭看向旗杆，那位吹號角的士兵已經放下樂器，其他兩位抓住國旗的四個角，彷彿那是一張床單，然後兩人靠近把旗幟從中對摺，然後四摺、八摺、十六摺……從剛剛到現在，那個樂聲穿透他的腦袋（可能有害健康吧），他問自己，是不是真的如他感覺過了好久時間。他想起有一種魔幻時間或泡泡時間的說法，對一個人來說的一輩子的時間，對其他人來說只是一瞬間，比如一顆蘋果從樹枝跌落地面。但是或許一直是這樣。一般來說，地心引立法則跟速度相關，而意料不到的是，也跟絕對的緩慢有關。突然間，四周的空氣像是掏空了，瓦拉摩開始加速往前邁進。樂聲消失之後，他的腦袋似乎莫名地短路，於是決定不要再思考。

有什麼解決不了的問題嗎？沒有。只有兩張愚蠢的偽鈔。而這不是什麼問題，最後也可能真的只是細微末節。不論是在世界上演中的真實生活，還是在某個遙遠的年代，任兩種事物之間都存在一種差異性。這種差異恍若鴻溝，沒有一種概念能同時包含兩種事物。除了「本質」外，沒有其他詞語吧。「本質」就是從這裡而來，並產生了思考跟哲理，至少一直到今天下午為止的巴拿馬，是這樣沒錯。那兩張偽鈔也帶來一種差異性。或許他決定不要再思考曾注意到吧。但人若不思考，還能做什麼打發時間呢？（節錄，未完）

（本文由木馬文化提供）

### 西塞·埃拉（César Aira, 1949-）

阿根廷作家，自一九六七年起定居布宜諾斯艾利斯市。他曾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有關柯比Copy與韓波Rimbaud」）和羅沙里歐大學（「建構主義和馬拉美Mallarmé」）教書，也曾翻譯和編輯來自法國、英國、義大利、巴西、西班牙、墨西哥以及委內瑞拉的書。

西塞·埃拉是阿根廷最具創作力的作家之一，也是拉丁美洲最常提及的作家之一，已在阿根廷、墨西哥、哥倫比亞、委內瑞拉、智利和西班牙，出版超過八十本書，被翻譯引介至法國、英國、巴西、葡萄牙、希臘、奧地利、羅馬尼亞、俄羅斯，現在更包括美國在內。他的其中一部小說《罪證》（La prueba）被改拍成劇情片，而《我怎麼成為修女》（Cómo me hice monja）成為阿根廷最佳十大選書之一。除了散文和小說，埃拉也定期替西班牙《國家報》（El País）撰文。

一九九六年獲頒古根漢獎學金；二〇〇二年入選羅慕洛·加列戈斯國際小說獎（Premio internacional de novela Rómulo Gallegos），也曾入選英國曼布克國際文學獎。

### 譯者：葉淑吟

大學西語系畢業，喜愛閱讀，鍾愛拉美文學的色調和節奏，讀書之餘也曾行千里路。譯有《謎樣的雙眼》、《南方女王》、《海圖迷蹤》、《風中的瑪麗娜》、《愛情的文法課》、《12神探俱樂部》、《時空旅行社》、《黃雨》、《螺旋之謎》、《蝴蝶的心事》、《跳火堆——阿根廷鬼故事》等書。



## 西塞·埃拉： 銀河流域眾「鬼」的花園之神

台北·張淑英·文

西塞·埃拉出生於一九四九年，一九九三年《我怎麼成為修女》(*Como me hice monja*)成名作讓他躋身歐美文壇，成為評論中拉美文學(尤其阿根廷文學)接棒好手。他如何在阿根廷本土文學和歐美文壇掙得一席之地，如何不斷耕耘自己的文學園地，是我們觀察拉美文學發展的重要里程碑。

西塞·埃拉不諱言深受波赫士的影響，十二、十三歲年紀，在波赫士尚未聲名大噪時便著迷浸淫他的短篇小說。在西塞·埃拉心目中：「對阿根廷文學而言，波赫士過於偉大崇高。波赫士像聖母峰，巍峨屹立，充滿智慧的結晶，冰冷而光芒萬丈，完全不受現實汙染。」此外，阿根廷作家阿爾特(Roberto Arlt)的自然主義、嘲諷、歷史刻劃和不注重結構組織的書寫，也深深影響了西塞·埃拉的寫作技巧。西塞·埃拉本人，對前輩作家仰之彌高，謙稱自己教學創作的守護神是普易(Manuel Puig)、朗波希尼(Osvaldo Lamborghini)和皮薩爾尼克(Alejandra Pizarnik)。這三位作家偏好精神分析和無意識書寫，不難視出西塞·埃拉「相濡以沫」的筆觸。

阿根廷作家塔巴洛夫斯基(Damián Tabarovsky)在他的著作《左派文學》中也特別提到，以西塞·埃拉為首，朗波希尼、佛威爾(Rodolfo Fogwill)、利貝特亞(Héctor Libertella)、薩野(Juan José Saer)和畢克利亞(Ricardo Piglia)等人是近十年來帶動阿根廷文學發光發熱的健筆。尤其，不少評論認為：如果波赫士是二十世紀阿根廷文學的巨擘，那麼，毫無疑問，西塞·埃拉就是二十一世紀阿根廷文學的明星。

如此論斷西塞·埃拉雖讓人覺得言之過早，但是已突顯他的文學版圖和附著力，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西塞·埃拉是當今阿根廷文壇裡唯一跨越疆界抵達美利堅的本土作家，但憑英語書市的力量，的確能擴大其影響力和聲望。究竟是什麼樣的筆觸、風格或故事，得以獲得英語出版界的青睞，讓西塞·埃拉一枝獨秀，作品一本一本在英語書市顯影；他的創作如何結合阿根廷文學三元素(文學雜誌、政治衝突、波赫士論)，勇闖天關，進入「北方」。

《鬼魂們——當代波赫士：西塞·埃拉傑作選》收錄埃拉三篇中篇小說，分別是〈鬼魂們〉(Los fantasmas, 1990)、〈風景畫家的片段人生〉(Un episodio en la vida del pintor viajero, 2000)和〈瓦拉摩〉(Varamo, 1999)；從這三篇可以綜觀亦可以概括西塞·埃拉的寫作風格，如同讀者、評論家以《虛構集》詮釋波赫士的寫作人生。從這傑作選我們可以看出西塞·埃拉所謂「不受現實汙染的波赫士」如何在他的作品中濡染。

〈瓦拉摩〉應是三篇中最能看出波赫士的技法的書寫，像是〈歧路花園〉裡余尊扣上扳機，殺了史蒂芬·艾伯特的漢學家，用來指涉艾伯特的城市名稱。也像科塔薩(Julio Cortázar)的〈公園續幕〉閱讀小說的人，最後的境遇竟然與小說的主角一樣；或〈手中線〉，書信的密碼一路延展敘述，瑣碎細節引伸到最後才見真章(作者自戕)。西塞·埃拉透過〈瓦拉摩〉，再現了〈波赫士與我〉、〈《吉訶德》的作者皮埃爾·梅納爾〉的作者／讀者／評論者的角色。最終，西塞·埃拉想說什麼？他想呈現自己創作的自由意志，一個「我的自述」的觀點。一切隨機應變，創作中有無限可能，浩瀚的寫作過程中，就是混雜元素的組成：「只有一直接續下去，不規則的一行又一行；使用現有的材料，改寫密碼，直到無法解碼。」某種層次上，西塞·埃拉除了馬拉美，更進一步，似在演繹詮釋德勒茲的皺褶論述，以及歷史內在性的重複與差異。

儘管我們試圖將西塞·埃拉這三篇中篇小說簡潔扼要地引介，但是，就連最專精西塞·埃拉研究的賈西亞(Mariano García)都在專書《文本變異：西塞·埃拉作品的文類》(Degeneraciones textuales. Los géneros de la obra de César Aira)中指出：「當中更多的敘事是剪不斷、理還亂的哲學詰問，太多訊息而找不到訊息」，是符號學的所指和能指的表裡連結，是結構主義的拆解，甚至是西塞·埃拉推崇的普魯斯特的

「意識流」書寫。讀西塞·埃拉，他沒有波赫士那麼深層繁複的奇幻和超現實，卻有不少的荒誕揶揄和質疑。過去任教美國密西根大學與哈佛大學多年的阿根廷作家安德森·殷貝特（E. Anderson Imbert），在他備受倚重的《拉丁美洲文學史》的評論，提出奇幻文學的三類型：超自然的神奇，超自然的靈異，超自然的荒誕；西塞·埃拉應當融入不少後者元素在他的創作裡。「但是一件事一旦發生，另外一件事也會跟著發生，在第一跟第二件事之間，密密麻麻布滿一連串相當合理的前因和後果。不合理的是起頭跟結局，這種絕對的獨斷，阻斷並隔絕中間的一連串因果，用一種不可撼動的邏輯，牢牢套住裡面的巧合。另一方面，兩端的差異性（兩張偽鈔怎麼會跟一部大師級文學巨作扯上邊？），失控地衍伸出中間的過程。於是，不可動搖的意義，威脅著從裡而外無止境地延伸出去。」——這段雖是〈瓦拉摩〉的敘述，詮釋〈鬼魂們〉和〈風景畫家的片段人生〉一樣貼切，也可說是西塞·埃拉書寫的非／邏輯。

耐人尋味的是，瑪爾希米安和格羅索兩人在合著的《當代阿根廷文學概論》特別提到西塞·埃拉的寫作特色，是一種「無情節文學」（反故事文學）——「literatura atramática」——這是一個相當新的文學術語，反映阿根廷時下作者的寫作傾向和讀者接受度：「重文學技藝勝於故事鋪陳……九〇年代以後的阿根廷文學路徑傾向問題的呈現與陳述，堪稱是面對過去的耗竭與未來的追尋的寫作方式。」知名評論家與學者路德梅（Josefina Ludmer）對這段文字的解讀是：「強調藝術本身的自主與自治，因此無法用美學的觀點閱讀文學作品。」更新近的學術研究中，我們從Djibril Mbaye的博士論文讀到作者針對西塞·埃拉作品的評析，是一種「尋找評論的創作」。皮藍德羅的《六個尋找作者的劇中人》到了西塞·埃拉，變成「一個找尋評論的作家」。文類的混雜，百科全書式的覆蓋，作者／讀者／評論者三位一體的視角，逾越所有規範與秩序的書寫，意識型態即語言的即興投射……等等，這些論點或許可從三篇中譯文本窺知。西塞·埃拉這廂，也有其創作的雄心：「如果說這個人不是個天才的話，他也拒絕接受其他所有的稱詞」，西塞·埃拉文學的評價有待時間的鐮刀來取捨。（節錄）

### 張淑英

台大外文系教授兼國際事務處國際長，西班牙皇家學院外籍院士。學術專長領域為當代西班牙、拉丁美洲文學、文化與電影研究。西語文學作品中譯有《佩德羅·巴拉莫》、《莫雷的發明》、《紙房子裡的人》、《亞卡利亞之旅》、《杜瓦特家族》、《消逝的天鵝》、《金龍王國》（合譯）、《解剖師與性感帶》、《梁君午》以及中詩西譯《零度以上的風景》（北島著）等。